

人们常说：“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用医生开药方。”但在在我看来，一年四季都是吃姜的大好季节。说起姜这种吃食，真可谓是喜爱者趋之若鹜，厌恶者嗤之以鼻，但抛却世俗的喜恶，姜确实是一个好东西。

记得幼年时我常患感冒，每当我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，冻得浑身打战时，母亲总会像“及时雨”一样出现，然后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糖姜汤。一碗姜汤下肚，随着一股暖流在周身游走，我的额头微微冒汗，身体的不适已然减轻了大半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知道姜是一个神奇之物。

传说中，神农是食姜第一人。遍尝百草时，神农曾因误食毒蘑菇而陷入昏迷，苏醒后，他顺手拔下身旁一丛青草的块根，放入口中咀嚼。不多时，他感到腹内翻江倒海，一番倾泻之后，身体无碍。神农姓姜，因此他把这种尖叶草命名为生姜，以纪念它让自己起死回生的历程。《论语》中也曾记载孔子“不撤姜食，不多食”。孔子喜爱食姜，但每顿都不会吃多，这也让他成了春秋时期的高寿者。

姜与我的故乡怀庆府颇有渊源。“前乔簍，后乔筐，苏塞萝卜清化姜，七方姑娘不用相。”“要想发，种三辣。”这些都是在焦作博爱农村广为流传的民谚。怀庆府地区自古盛产怀姜，其栽培历史迄今已有1600多年。怀姜辛辣多丝、品质优良，兼具抗寒、健胃、发汗、祛病等多种功效。记得幼年在街边玩耍时，时常可以看到一些小贩骑着永久牌自行车，车后座上绑个大竹篓，他们一边骑车，一边吆喝：“卖山王庄老姜！”竹篓里装

◆ 乡风民俗

食姜记

翟凌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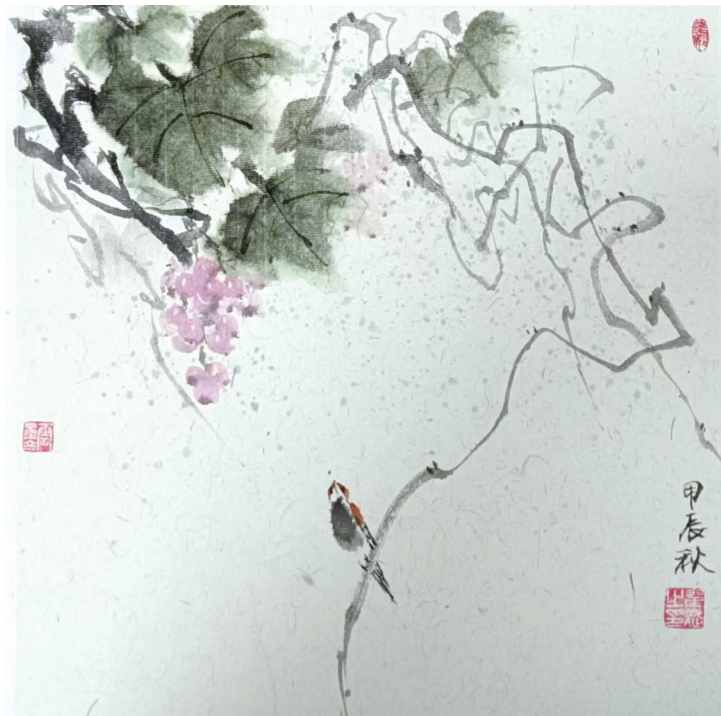
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怀姜。

“霜降至，姜农忙，遍地姜味香。”每年的霜降前后，是怀姜收获的季节。前几年，我和父亲曾专门驱车到沁阳市山王庄镇马庄村观看怀姜丰收的盛况。一到地头，我们便闻到了一股浓郁、辛辣、清新的姜香味，放眼望去，一望无际的姜田郁郁葱葱，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。正在田间忙碌着的姜农虽然心里乐开了花儿，但还是暂压内心的喜悦和激动，有条不紊地出姜、拔土、装车、运输。眼前这些满载着辛劳和汗水的黄澄澄的怀姜，犹如一块块闪闪发光的金块，饱含着姜农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期待。

每年新姜下来以后，奶奶都要腌一坛姜吃。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怀川女儿，她总能轻而易举地买到质量上乘的山王庄老姜。腌制前，她先将一块块形如佛手的生姜洗净之后，轻轻刮去表面的薄皮，然后切成薄片，再放入适量的酱油、盐、醋、糖、辣椒等调料，拌匀后装入坛中，装满后压实，然后封坛一周。腌成之后，将小坛静置在厨房一隅，每日早餐时，轻取几片，或是就饼，或是送粥，奶奶乐此不疲。等这一坛腌姜吃完，外面已是春暖花开了。

起初，我并不喜爱腌姜片的味道，觉得它过于辛辣和呛鼻。见我不

肯吃，奶奶劝道：“你先尝尝看，入口时虽然有些辣，但是越嚼越香，越品味道越浓郁……”我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，大胆尝试了几次，当真如奶奶所言，这腌姜片的滋味果然别具一格，妙不可言。入口时虽然辛辣，但是越嚼味道越是香甜，随着口中发出



秋思
翟斌
作

竹 篮

家乡盛产水竹、元竹、斑竹。它们除用来编织竹席、竹床等竹制品，还是做竹篮的材料。竹篮分青篾、黄篾的两种，青篾编的叫丝腰箩，黄篾编的是荒腰箩。顾名思义，丝，是用竹丝编织，严密不漏；荒，指竹篮有很多孔眼。至于腰箩，思付可能是因为使用时用手挽着，挎在腰部。篾匠师傅心灵手巧，竹篮编得精美大方，形状各异，有大的、小的、圆的、方的、元宝形的、长方形的、四角形的。

竹篮，陪伴我们长大。洗衣装菜，摘豆采茶，买货打猪草，都离不开它。小时候放学回来，瞒着母亲，提着竹篮，偷偷地到田沟小河捉鱼抓泥鳅。有收获，就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抓了泥鳅，从竹篮缝里溜了，真是应了“竹篮子装泥鳅，走的走溜的溜”的歇后语。走亲戚，母亲总是在篮子里装上一些水果、鸡蛋或挂面，再在上面盖上一条好看的毛巾，换上出入情的蓝褂子，有模有样地走出家门。讲究的人家，还把那种正方形的、由几层叠合在一起的竹篮，四角用铜皮包裹，用枣红色的本漆漆好使用。日子长了，外表锃亮，过细用还能传代呢！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手中的竹篮被塑料袋替代，而且替换得悄无声息。

吹火筒

乡下人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

◆ 家园小景

乡村老物件

黄骏骑

酱醋茶，柴是第一位的。用来烧饭的燃料，多是庄稼地里的麦草、稻草，不足部分就用农闲时到深山砍来的柴火补充。趁着晴朗天气，将麦草或稻草晒干，扎成草把子，码到柴房里，烧饭时抱到锅灶边，随烧随取，只是这草把子容易返潮，尤其梅雨季节，点燃后火势很微弱，烟还特别大，稍不留神，就会被烟熏得眼泪直流。这时，顺手拿起靠在灶门口的吹火筒，弯下腰，将其一头对着火苗，一头放在嘴边，由轻到重，不停地吹气，刹那间，灶膛里就会燃起熊熊火焰，烟也会小许多，顺着烟囱飘向天际。

烧饭炒菜是农家妇女每天必做的事情，锅前锅后三十里，也是一件辛苦事。有时候，我从学校回来也帮助母亲搭把手。母亲在锅上炒菜，我在灶下塞火。别看塞火是小事一桩，其实也不简单，灶上炒菜正要大火，而我塞的火却偏偏怎么也点不着，搞得手忙脚乱，连忙用吹火筒使劲吹，也无济于事，灶内仍是冷冷清清的。这当儿，母亲看出了我的窘态，会走下来教我。只见她慢条斯理地用干透了的细小枯枝架在

灶膛中央，再放入引火的树叶、松毛，点燃后慢慢将有些返潮的草把子靠在旁边，用吹火筒助燃。这样，火一下子旺起来了。用这种火炒出来的菜，正对火候，受热均匀，味道纯正，且没有一丝烟味。

如今，农村烧饭用上了电饭锅、液化气，广袤的田野上空少了袅袅炊烟，吹火筒更是难觅踪影。然而，儿时在灶下母亲手把手教我使用吹火筒的岁月，却一直温暖着我的心。

草 帽

草帽，属于乡间，属于汗流浹背的田间地头，属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。它不起眼，不登大雅之堂，但往年在乡下，没有哪一家的墙壁上，不挂着几顶麦草帽。一进门，抬眼就能看到，就能感受到一幅有着柴门香火、男耕女织的家的画面。

草帽用麦秸编织，也有用水边生长的一种柔韧的水草编织的。颜色因使用的材料不同而异，以麦秸白中带黄为流行色。有的在帽边上印一枚红五星，以示点缀，很是清雅，成为顾客选择的上品。从供销社买回草帽，母亲总会在煤油灯下

“咯吱咯吱”的脆响，一股姜独有的芳香之味沿着口鼻直冲脑门，顿时提神醒脑，咽下之后，一股暖流迅速游走全身，让人倍感温暖舒适。当真是辣在口中，甜在心头。

仔细想来，这嚼姜，何尝不是咀嚼人生呢？人生在世，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狂风暴雨、荆棘坎坷。每当这时，人难免会失落、彷徨、无助，但只要昂首挺胸，勇于直面挑战，终会迎来雨过天晴。生活的苦辣酸甜犹如一部悠扬的交响曲，汇成了我们的一生。拒绝了辣，就如同关上了甜的大门。因此，人生恰如食姜，既“辣”又“甜”，方是人间至味。

专心致志地在帽边接头处用花布条缝紧。她说，这样戴起来不光好看，还会使草帽耐用些。那一年，母亲带我去农业社参加劳模大会，带回家的奖品就是一顶雪白的草帽，帽檐上还印有“劳动光荣”四个红色的大字，十分抢眼。

草帽长年累月与农人相伴，感受着主人的性情和温度，听命于主人的使唤，顶着烈日的滚烫，任劳任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。赤日炎炎的盛夏，戴上草帽，会有身心通泰的感觉。田间歇息时，既可当扇子用，也能垫坐在田埂上隔潮气。暴雨来了，没带雨具，草帽还能遮风挡雨。日子长了，会让主人在使用当中平添一份情感和珍惜。更多的农人宁愿自己淋雨，也不会用它挡雨。因为草帽被雨淋湿了，很快会发脆变黑，减少使用寿命。邻居八爷的草帽早已破旧，仍舍不得丢弃，日复一日地戴着它劳作在田间，播种、锄草、间苗、施肥、收割。听他说，那草帽的系绳被汗水浸染，勒到嘴里的时候，又苦又涩。后来实在破旧得不能用，就把它戴在稻草人的头上，放在田间吓唬鸟雀。这草帽也算是鞠躬尽瘁了。

